



杜鹃花开的时候

張賢華 著

1174

杜鵑花開的時候

張賢亮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杜鹃花开的时候

著 者 张 贤 华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94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5/8 字数：85,000

1960年7月第1版

196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10079·1583

定价：(八) 0.99元

內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个青年作者的短篇小說集。作品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人民公社化以后的农村新面貌。在集体力量的推动下，修建水庫，推行农具改革，大搞副业生产等等以前无法完成的偉业，現在已經有了巨大的規模。作者充滿激情地描繪了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先进人物的鮮明形象之外，还描繪了雄偉的劳动場景和歌頌了集体主义精神。《杜鹃花开的时候》和《江大嫂》等三篇描写的是在最黑暗的反动統治时代的革命斗争故事。李河宝和江大嫂的无比的階級仇恨和革命激情，他們的崇高的革命形象，在人們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目 次

“小辣子”姑娘	1
在水庫工地上	7
尘土飞揚的路上	19
工地歌声	31
一面紅旗	46
山村风雪	60
沸騰的夜晚	70
爹爹和他的枪	75
江大嫂	89
杜鵑花开的时候	106
前沿女战士	130

“小辣子”姑娘

低空的乌云越积越厚，雨点越落越大；呼呼的风声中，不断传来江水的咆哮声。

这时，工地广播站的扩音喇叭响了。一个清脆的姑娘的声音，急促地在播送工地防汛指挥部的紧急通知：“各位同志，请注意，现在向大家播送防汛指挥部紧急通知：由于上游暴雨，水位正在激涨，最大的洪峰将在半小时内到来……”

我听了广播，马上赶到第一工区去了解抢险工作。从局本部到一工区有十多里路，必须搭乘从沙石场开往一工区的便车。这一带往返的车辆倒不少，可是，满载着砂石和器材，不管我怎样招手，驾驶员都不肯把车停下来。我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一辆辆卡车从身边呜呜地驶过去。

风，猛刮着路旁的桉树，叶儿一片片吹落下来，随风漫天飞舞；浑浊的江水吼叫着，翻腾着浪花，卷走了岸边的枯枝、草秆和零星的木材。忽然，我身旁响起一阵碎细的脚步声，有人走过来，停住了。“同志，等车吗？”这是非常清脆悦耳的声音，仿佛在哪儿听说过似的。

我抬头看了看，原来是个二十左右的陌生姑娘，她披着蓝色雨衣，也许因为雨帽大了些，几乎遮住了半个脸。一阵

沉悶的雷聲之後，天空閃過一道藍色的電光。電光下，我發現她那双大大的黑眼睛里，閃爍着剛毅而美麗的光亮。

“等車！”我應了一句。

這時，遠遠有一輛卡車，正朝這邊迅速地駛來。她興奮地叫了：“車來了！車來了！”

“來了也不行，反正不註上去！”我低聲說。

誰知她听了，扑嗤一笑，問道：“同志，你是新來工地的？”

給她這麼一笑，我弄得有些尷尬，不自在地點點頭，問道：“你笑什麼？”

她脫下雨帽，把小辮子往腦後一甩，頭一揚，笑道：“你看我的！”

就在這時候，一輛載着鋼材的解放牌卡車飛駛過來。她一步三蹦地跑到路中間，伸開雙臂一拦，簡直是用命令的口吻大聲說道：“停車！停車！”

卡車停住了。一個戴着鴨舌帽的青年駕駛員從駕駛室伸出頭來：“不搭人！不搭人！你長的眼睛是吃飯的？也不看看滿車鋼材，瞎胡鬧……”他后面的話沒有說完，伸伸舌頭咽了回去，忙陪笑臉說：“哎呀，是你呀，來來來，上車吧！”

她氣呼呼地瞪了那個青年駕駛員一眼，粗聲說道：“哼，你這是什麼態度，下次跟你算帳！”接着，朝我一揮手：“快上車！”

我上了車，心里暗暗地想：“這姑娘不简单，真有一手！”

无意中，我发现她雨衣里面穿着沾滿油漬的工作服，我問：“你在哪个厂工作？”

她格格地大声笑起来，迎着风雨挺起突出的胸脯。“怎么，你看象个三级技工吗？同志，你呀，眼力还差些，没猜准！”顿了一下，她说：“我在广播站工作。干我们这行的，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穿上工作服方便多了。”

啊，原来她是个广播员，我说为什么口音这样熟悉呢。
“你叫什么名字？”我感兴趣地问。

“人家都叫我小辣子。”

“小辣子？”

“可不是，这还是我们主任给取的呢！”

“为什么叫小辣子？”我很感兴趣地问。

她大声笑了起来：“这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小辣子就是小辣子嘛。”

这是一条新修建的公路，路面不平，卡车跑得飞快，把水洼里的泥浆喷得四溅。雨点密密麻麻扑面袭来，风刮在脸上微微发痛；我们象坐在大海中的小船上，颠簸得真够呛。可是，你瞧瞧，她根本没有感觉到这些，还在轻轻地哼着歌哩。

卡车急速地拐了个弯，靠近江岸，减低了速度，缓缓地驶向三号木桥。“停车！停车！”她象一只受惊的野兔，突然跳起来，咚咚咚，使劲地摇着驾驶室的盖顶：“快停车！快停车！”不等卡车停住，她扔掉雨衣，翻身跳下車子，拔脚就跑。

“你，你干什么呀！”我和驾驶员几乎是同时跳下車子，惊异地叫道。

她头也不回，冒着风雨，直朝江岸奔去。脑后两条扎着蝴蝶结的小辮子一晃一晃飘动着。



我順着她跑去的方向看看，滔滔的江水不停地上漲着，猛烈地冲击着堤岸。江边大榕树附近停泊着一列木排，被粗大的繩纜拴在木桩上。因为浪濤的襲击，木排在竭力掙扎，想摆脱繩纜的束縛，把半截淹沒在水底的大木桩拉得傾斜了。情况很危急！万一木桩折倒，不仅木排要被滾滾的波浪卷走，而且三号木桥必定会被冲垮。这对我們的工程建設将是严重的威胁！

“走！”我們来不及思索一下，撒腿飞快地追上去。还没有跑到岸边，只听扑通一声，小辣子已經纵身跳了下去。江水頓時淹沒到她的胸部，巨浪推得她搖搖摆摆，她剛吃力地走到木桩旁边，嘩地一座浪头压来，把她推得一連倒退几步，站不住脚，身子晃蕩着。我們惊得几乎叫出声来了。可是，不知她哪儿来的力量，猛地扑上去，一把拉住繩纜，用身体撑住快要折倒的木桩。

“快放手！快放手！”駕駛員急得大叫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硬拉住繩纜是十分危險的，随时都可能和木排一起被冲走。

不知她是沒听見駕駛員的叫喊还是怎么的，她仍然牢牢地拉住繩纜，背部撑着快折倒的木桩。

我們赶过去时，她臉色已經煞白了。“你快上岸，让我来！”我伸手去夺她手里的繩纜。

“不行，风浪太大。”她紧拉住繩纜，大声爭辯道。

“你上去！”駕駛員粗着嗓子直叫。

“不行！”她的口气变得十分严厉，簡直是下命令地对

我說：“你快把繩纜拴在大榕樹上！快！”大眼睛里射出兩道逼人的光亮。

我急忙返身把繩纜拴在大榕樹上。突然，駕駛員驚叫了一聲：“小辣子！小辣子！”我急忙扭過頭去，看到一道浪頭撲過來，她忽地落在水里，被浪濤沖走了。

我和駕駛員同時跟着撲下水去。他水性好，一会儿就追上了，正要伸手拉她，一個浪頭撲來，又給沖散了。等到把她救上岸來，她已經昏迷過去了。

“小辣子，小辣子！”駕駛員一邊替她進行人工呼吸急救，一邊焦急地叫着。

她漸漸地清醒了，睜開眼睛看着我們，接着轉過臉去看了看波濤翻滾的江水，蒼白的臉上微微地笑了笑。這時，雨，仍舊落着，風，仍舊刮着，江水還在發狂地叫着，衝擊着，激起一柱柱雪白的浪花，可是再也無法卷走牢牢拴住的木排。

“把她送到職工醫院去。”我對駕駛員說。

小辣子一聽急了，勉強支撐起身子，搖著頭：“不……”

說理是不行的。我們強架着把她送上了車子。駕駛員一踏油門，卡車嗚嗚地奔向職工醫院。

在車上，她氣得擰著嘴巴，狠狠地瞪住我，粗聲說了句：“這是什麼態度，下次跟你們算帳！”

我看着小辣子那神氣，忍不住笑了起來。

第二天一早，我到医院去看她，走到医师值班室門口，只見一個中年醫生拿著耳機，氣呼呼地在掛電話：“喂，你是

广播站主任嗎？我問你，小辣子为什么昨天晚上偷偷跑回去？……”

我一楞，停住脚步，繼續往下听。“……怎么，是你們同意的？喂，喂，你是誰呀？不对，不对，你不是主任……哼，还笑呢，毛丫头，你准是小辣子，快給我回来，要不然……”

屋子里的几个护士听到这里哄地笑了。医生放下耳机，对一个矮个子护士責問道：“她是病人，你懂嗎，为什么放她回去？”

“这不怪我。”矮个子护士抿着嘴笑着說：“她白天几次要求回去工作，你不答应，她哼呀哼地嘀咕了几句就沒作声了。我想她也許想通了，沒有再留意。晚上我查病房，見她蒙着头睡得正甜，怕惊醒她就沒有……”

不等她的話說完，另一个护士接嘴說：“对呀，我接班时，她蒙头睡得很熟，等到早上別人都起床了，我才感到奇怪，为什么只有她还睡着呢，过去掀开被子一看，嘿，这才明白，被子里塞着些衣服、枕头，人早跑了。”

我全明白了，笑着退出来。

雨后晴空，万里无云。沸騰的工地上，到处充滿着緊張愉快的春天的气息。广播站的扩音喇叭又响了，一种熟悉的、清脆的声音在蕩漾：

“工地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首先让我告訴大家一件兴奋的消息，这次防汛搶險工作已經取得了最后胜利……”

“嘿，真是一个小辣子！”我猛想起應該去看看这个新認識的姑娘，于是，迈着輕快的步伐向着广播站走去……

在水庫工地上

傍晚，先鋒人民公社水庫修建指揮所門前白土牆上，出現了一張醒目的大字報，上面寫的是：

水庫動工三十天
生產計劃沒完成
萬望主任劉仁厚
速定主意妥安排
鼓干劲，破陳規
快馬加鞭爭上游

圍着觀看的人群中，有個約莫二十來歲的矮個子青年，黑臉膛，寬肩膀，他皺着眉頭念了兩遍，排開眾人，伸手揭下大字報，往胳膊窩里一挾，轉身咚咚咚走進指揮所，找主任劉大伯去了。

這個青年叫劉阿發，林坊生產大隊長，目前調到工地來擔任副主任。阿發和劉大伯是同村人，論輩份，他們是遠房

叔侄关系。公社化以前，刘大伯是林坊高级社社长，阿发是副社长；公社化以后，刘大伯被提为公社水利委员会副主任，阿发便接替了他的工作，担任林坊生产队大队长。阿发一脚跨进院门，只听得右厢屋里传出了刘大伯沙哑的声音：

“小陈，这份预算单拿回去。”

“不行吗？”

“不行。”

“刘大伯，二百九十辆新车是各队报来的，以往每辆造价九元二，现在降到六元八……”

“我知道，我知道，”刘大伯岔断小陈的话，声音变得严厉了：“富家要作穷家当，大手大脚不行啊。去，再跟农具厂和各队联系一下，重造一份！”

阿发走进屋里，看到刘大伯坐在暗暗的灯光下，低头正在写大字报。他听见阿发的脚步声，丢下笔，眯着因为熬夜而发红的眼睛，看了很久，才认清来人，连忙招呼道：“阿发，来，我正要找你！”

阿发走上前去，把大字报往他面前一推：“大伯，你看，群众写大字报提意见啦。”

刘大伯侧着脸看了一眼，说：“看过啦。”

阿发说：“群众的意见是对的。大伯，我们应该马上答复。”

刘大伯拿烟管敲敲桌上没写完的大字报：“对，批评得对，我统统想过了，意见在这里，你看吧。”

阿发凑前去仔细看了看，便皱起眉头来了：“大伯，

这……”

刘大伯摆摆手，說：“阿发，你的意思我明白。任务重，時間紧，你心里着急，我也不輕松呀。能赶造出一批独輪車，我們完成定額就有把握罗。”

“这我不反对，”阿发急得提高嗓音說：“可是群众要求超額呀！我們只求完成定額，难道过去留下的任务就不管啦！大伯，再过两个多月就要春耕，到时修不好水庫，明年的增产指标就得落空啊！”

屋子里霎时沉寂下来，风在曠野里呼嘯，刮着屋頂，发出一陣沙沙的声响。昏暗的火苗，被窗縫里钻进来的冷风，吹得搖来晃去地搖晃着。

刘大伯背着手，来回轉了几圈，走到阿发面前，冲着說：“要超額，我贊成，不过，还得有措施呀。眼下全社劳力都很紧张，修水利、办畜牧場，还要搞好生产，我們怎么能再伸手要人呢！”

“不，大伯，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是說，我們还可以想想別的办法。譬如……”

阿发話沒說完，房門呼地推开了，隨着一陣凉嗖嗖的冷风，扑通跳进一个人来。那人一声不吭，一把拉着阿发往外便跑。

“阿春，什么事呀？”阿发被他拖得站不住身，跌跌撞撞往前移了几步。

“嘿，阿发哥，我們的自动运土列車成功啦！成功啦！”六队队长阿春滿臉喜气地又朝刘大伯說，“大伯，去看看吧！”

“自动运土車？好好好，我們一道去！”刘大伯抓起一件短棉袄，往肩上一披，匆匆跟着走出門去。

二

上弦的月牙快落山了。灰藍的天空有几顆稀疏的星星在睜眼，閃着藍寶石般的光亮。

夜虽然深了，工地上却还熱鬧着哩。一眼看去，滿山遍谷都是人群、火光，火光、人群。鉄鐵的碰击声、打夯的号子声、高亢的山歌声，在狭长的山谷中震蕩着……

一列木制自动运土車，沿着傾斜的滑道，呼呼地奔跑。两旁挖土的社員們欢笑着，飞快地把滿筐的土方倒在車上，列車将土方运到坝边傾泻以后，又掉头奔駛回来。阿发看得着迷了似的，边看边叫好，可是当他回头发现刘大伯衔着烟管，默不作声，象在思索别的什么問題时，不觉有些扫兴了。

自动运土車剛剛停住，阿春便連蹦帶跳地跑了过来，抹了一把汗說：“嘿，我們四个队合用一部車，一天起碼能运土一百多方，足足超額一倍。大伯，你看行嗎？”

刘大伯猛然惊醒过来，不好意思地嘿嘿笑着說：“嗯，好，好。”

“大伯，我們跟三队、四队和五队商量一下，明天就用它运土！”阿春把袖管一卷，兴冲冲地說。

刘大伯笑笑，沒有直接回答阿春的問題，轉个弯問道：“你們队都同意啦？”

阿春不解地說：“当然同意罗。”

刘大伯又問：“别的队呢？”

阿春一下子笑了起来：“大伯，还用問嗎，有誰不同意呢！”

刘大伯一本正經地搖搖頭說：“不行，事情并不这样簡單，要考虑考虑。”

阿春一听“考虑”两字，象給兜头潑了一盆冷水，頓時气得一甩手跑了。

阿春走了几步，被刘大伯叫住了。他停住脚步，扭过头来，看着刘大伯一声不响。

“回去告訴大家，过几天发給你們十輛独輪車，完成定額不成問題。”刘大伯知道阿春一肚子不高兴，寬慰地說。

阿春鼓着嘴巴，哼了哼，走下山坡去了。

阿发站在一旁，早就憋不住了，想和刘大伯頂撞几句，但想到自己是个領導，在群众面前爭論起来影响不好。他走在路上，才問刘大伯：“大伯，还考虑什么呢？”虽然阿发尽量把語气說得緩和些，但仍然流露出一股不滿的情緒。

刘大伯叹了口气，为难地說：“这事麻煩呀，現在一队八九个人，定額、工分好計算，誰运了二方土、三方土，一点含糊不了，要是几个队并在一块，用上运土列車，原来那套全給打乱啦。定額、工分算不清，将来鬧意見，影响生产！”

“啊，原来是为了这个！”阿发象突然明白过来了，激动地說道：“大伯，变啦，变啦，如今大家心里想的不是工分，是公社，你怎么不看看这些呢！”

“話是這麼說，要是你、我和阿春，自然沒什麼，可是，還有黃三妹、德祥和招娣嫂他們呀！”

劉大伯的話不是沒有根據的。去年他擔任高級社社長的時候，一個生產隊一二十人，有些社員為了爭幾個工分，常常吵得面紅脖子粗，鬧到社里去。那時，黃三妹鬧得最凶。有一次，劉大伯氣得沒辦法，把自己的幾個工分送給了她才算了事。

阿發一時說服不了劉大伯，就退一步說：“大伯，我去跟幾個隊長商議商議，大字報上提的意見，是不是攔一攔再答復。”

劉大伯一則自己沒有別的理由可說，二則心想：“讓他去試一試，死了這個心也好。”因此，便滿口答應下來。

三

工地上的火光一點一點熄了，社員們陸續收工回去了。劉大伯緊緊身上的棉襖，迎着北風，邁着疲乏的步子回到了指揮所。

小陳坐在豆大的燈光底下，全神貫注地嘀嗒嗒撥弄着算盤，撥了一陣，捂着嘴巴打個呵欠，又把數字一筆一筆填在預算單上。劉大伯站在門邊，看着小陳那張稚氣的、帶着倦容的臉，不由和藹地笑了起來。他輕輕地走過去，擰亮燈火，低聲叫了一句：“小陳！”

小陳抬頭笑着說：“劉大伯，預算單搞好啦！”

劉大伯接過預算單，看也沒看，坐下來，問道：“新造